

远方出版社 ■

实用主义 功用主义

世界思想学术名著文库

SHIJIE SIXIANGXUESHUMINGZHU WENKU

实用主义 功用主义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思想学术名著文库/冯强主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6.1

ISBN 7 - 80723 - 134 - 3

I. 世… II. 冯… III. 学术思想 - 世界 - 文集
IV. BI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3616 号

世界思想学术名著文库

责任编辑 胡丽娟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开本:850 毫米×1 168 毫米 1/32 印张:338 字数:8479 千字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3,000

ISBN 7 - 80723 - 134 - 3 全 52 册定价:1480.00 元

导 读

《实用主义》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 W·詹姆斯 (William James) 的主要代表作，也是西方实用主义哲学流派的一部代表作。

W·詹姆斯 1842 年生于美国纽约市，19 世纪 50 年代曾游学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1861 年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化学、解剖学和生理学，1869 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讲授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和哲学。

W·詹姆斯于 1910 年去世。其主要著作有：《心理学原理》、《信仰意志和通俗哲学论文集》、《实用主义》、《多元的宇宙》、《真理的意义》、《彻底经验主义论文集》等。

《实用主义》一书于 1907 年出版，原根据 W·詹姆斯 1906 年的讲演稿整理而成，副题是《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从实用主义的意义、实用主义与常识、实用主义的真理概念、实用主义与人本主义、实用主义与宗教等角度，对实用主义进行了系统论述。

实用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19 世纪末在美国产生，接着在西方国家广泛流行。“实用主义”一词，由皮尔斯于 1901 年首创。实用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把客观现实与经验相等同，宣称认识的主客体之分只存在于经验内部。他们强调实践，但其实践指的是个人被动地应付环境的活动，实践以及真理的标准是“兑现价值”和“效用”。

W·詹姆斯及其《实用主义》在实用主义流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是实用主义流行和演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使实用主义形成体系并广泛传播。《实用主义》一书认为,哲学的性质由哲学家的气质决定,并把哲学分成刚性的和柔性的,刚性的哲学是理性主义、唯心主义的,柔性的哲学是经验主义、唯物主义的。在书中,作者还提出松鼠的比喻与走廊论等,以说明没有固定的真理,真理由观念的效果决定。并认为一与多、必然与自由、唯物与唯心等的争论离开了效果的原则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书中还提出了让自己的观点和杜威与席勒的实用主义观点并存,从而提出统一的实用主义体系的主张。

在W·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思想中,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关于意识流、彻底经验和真理的概念。意识流指的是原始的、混沌的感觉流和主观的思想流,是在人的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经验。它好比一个绵延不绝的河流,只有当人们通过自己的兴趣和注意把它区分开来,它才呈现为实物,变成在我们眼前显现的外部世界。彻底经验论是W·詹姆斯实用主义的基本理论,它是意识流概念的继续。W·詹姆斯只承认人直接经验的东西,这种经验是人最初的混沌的经验,里面没有主体和客体,意识和它意识到的对象混为一体,因此,它即是思想,同时又是事物。只有在有一种新的经验对原有的经验进行审视时,主客体之间才有区别。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是较具特色的,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有用就是真理。W·詹姆斯认为,真理与是否符合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无关,而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愿望。确定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有用与有效,因此,真理不存在什么客观性和绝对性,而纯粹是主观的和相对的东西。

实用主义思想在二次大战后,开始与逻辑实证主义和语义哲学合流,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刘易斯、莫理斯等。1949年以前,中国学者胡适等人曾在中国传播过实用主义思想。

目 录

实用主义

第一章	当前哲学上的两难	(1)
第二章	实用主义的意义	(20)
第三章	从实用主义来考虑几个形而上学的问题	(39)
第四章	一与多	(59)
第五章	实用主义与常识	(76)
第六章	实用主义的真理概念	(90)
第七章	实用主义与人本主义	(110)
第八章	实用主义和宗教	(126)

功用主义

第一章	什么叫功用主义·····	(141)
第二章	论功用主义的最后约束力·····	(162)
第三章	功用主义所得到的证明·····	(171)
第四章	论公道与功用的关系·····	(179)

第一章 当前哲学上的两难

在令人钦佩的文集《异教徒》的前言中切斯顿写道：“有一部分人——我就是其中之一——认为，一个人最实际和最重要的还是其世界观。我们觉得对于一个女房东来说，考虑房客的收入固然重要，但更要紧的还是懂得房客的哲学；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即将杀敌的将军来说，明白敌人的多少当然很重要，但更要紧的是懂得敌人的哲学。我们觉得，问题并非有关宇宙的理论是否影响事物，而是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影响事物。”

在此问题上，我和切斯顿的想法是一致的。我知道，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哲学；说起你们，最有趣以及最要紧的是你们的哲学如何来决定你们个人的世界观。要晓得我也是这样的。可是我承认，对于我即将大胆开始讲哲学这件事，心里有些惴惴不安。因为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这样重要的哲学，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我们对人生真谛的一种多少有些说不出的感悟。从书本上所学到的，仅仅是哲学的一部分；哲学是我们每个人研究以及认识宇宙整个推动力的方式。我无权假定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是来上课、听讲宇宙学的学生，可是我站在这里，是希望能够引起你们对一种哲学的兴趣，这种哲学很大程度上必须用专门技术来处理。我希望能够激发你

们对我确信的一种新倾向的完全的同情。但是你们不是学生，但我却只好像教授一样讲话。一个教授所认为的宇宙，不管是什么样的，讲起来总是长篇大论。如果宇宙可以用两句话下定义，那它是不教花费智力的人们对这样浅薄的东西是不会有有什么信仰的！我听说，就是在这同一个会场里，我的朋友以及同事们要把哲学大众化，但是他们刚讲不久，就显得枯燥无味，越讲越专门，结果是不很令人鼓舞的。因此，我现在的尝试是大胆的。实用主义的创始人最近也亲自在罗威尔研究所演讲了几回，讲的也是实用主义这个题目——它真象漆黑之中出现的闪光！我想，我们谁也没有听懂他所说的一切，可是我现在还要站在这里，作着同样的冒险。

我冒这个险是由于毕竟我这些演讲吸引了非常多听众。一定要承认，听人讲深奥的东西，即使我们都不懂，也有一种很奇妙的魅力。我们都能感到问题没解决的那种刺激性，都能觉得正在面对着无边苍昊。在吸烟室里要是发生一场关于自由意志，或神的万能，或善与恶的辩论，你能够发现大家是如何侧耳倾听。哲学的结果与我们所有人都有极密切的关系，所以哲学上最奇怪的论点也会愉快地引起我们某种敏锐的感觉。

我自己笃信哲学，又相信一种新的曙光已经开始照亮我们这些哲学家的道路，所以我感到无论说得对或不对，应该努力将关于这个情况的一些消息传达给你们。

在人类事业中哲学是最崇高但又最平凡的。它在最细微之处下功夫，而展示出了最宽广的远景。人们说哲学“烤不出面包”，但它却能鼓舞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变得勇敢。对于一般人说来，它的态度，它的疑惑和诘难，它的诡辩和辩证，常常是让人讨厌的，但是，假如没有哲学远射的光辉照耀着世界的前景，我们是没办法前进的。至少它的光辉，以及那随着光辉而映衬出来的阴暗与奥秘，能使人对它所说的产生一种远非

仅仅专业人员才有的兴趣。

哲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几种气质冲突的历史。尽管我的同事中有人对这种说法或者感到有点儿不严肃，我仍然要谈论一下这种冲突，并拿它来说明一下哲学家的许多意见不统一之处。一个职业的哲学家无论他有哪种气质，他进行哲学思考时常要把他那气质的事实隐藏起来。我们在习惯上不承认气质是理由，因此哲学家为自己的结论辩护时，只是极力提出一些与个人无关的理由。事实上他的气质给他产生出来的偏见，比他那所有比较严格的客观前提所产生出来的要强烈得多。正如这个事实或那个原则那样，气质也会这样那样地给他提供证据，造成比较重感情的或者比较冷酷的宇宙观。他信赖他的气质。他要一个能适合他的气质的宇宙，他相信任何一种适合他的气质的对宇宙的诠释。他感到和他气质相反的人一定是和宇宙的性格不相一致的；他们的辩才即使比他高是得多，他心里总觉得这种人在哲学这个领域中是不称职的，是“门外汉”。

可是在讲坛上，他不能仅凭他的气质就自称为有超越的感悟或超越的权威。所以在我们哲学的讨论里，出现了一种不诚实的情况：始终是不提我们全部的前提中最重大的前提。我们如果在这些讲演里破除了这种成规而提到那个前提，我敢肯定说这对于澄清问题将会有所帮助。所以，我也就大胆要这样做了。

当然，在这里我说的是那些实实在在非常杰出的人，有重要特性的人，在哲学上他们留下了他们的特征和形象的烙印，并在哲学史上占有地位。柏拉图、洛克、黑格尔、斯宾塞都是这种有特殊气质的思想家。当然我们大部分人在智力上都没有明确的气质，我们是两种相反气质的混合物，而每种气质都不突出。我们不太了解在抽象事物方面自己偏爱什么。我们之中有一部分人听了别人的话非常容易放弃自己的偏爱，结果是

跟着风尚走，或者相信周围予人印象最深的哲学家，无论他是谁。但是哲学上至今认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要用他自己特别的方法去看事物，并且对任何相反的看法，都不满意。没有理由假设一下在人类信仰史上这种强烈的气质性的观察力从此就不重要了。

我现在说话时心里所想的气质上的特殊差异，是在文学、艺术、政治、礼仪和哲学上都有影响的。在礼仪上，我们发现、有拘泥礼节的人和放任随便的人；在政治上，有独裁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文学上，有修辞癖者或学院派以及现实主义者；在艺术上，有古典主义者以及浪漫主义者。这些对比，你们都非常熟悉了。在哲学上，我们也存在着很相似的对比，用一双名词来表示，那正好是“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经验主义者”是喜欢各种各样原始事实的人，“理性主义者”是信仰抽象的和永久的原则的人。任何人既不能离开事实也不能离开原则而生活一小时，因此，其差别只是着重在哪一方面而已；但是，由于不同的人的着重点不一样，相互之间就产生了许多十分尖锐的憎恶感。我们将会觉得，用“经验主义者”的气质和“理性主义者”的气质来表示人们宇宙观的差别是非常方便的。这两个名词使得这个对比显得简单而更有说服力。

运用这两个名词来对人进行描述就使他们的对比常常比这两个名词所表述的人更加简单而有力量。因为人的本性可能有各种交织和组合的情况，所以，假如我现在就通过对这两个名词分别加上一些次要的规定的特性，来更充分地说明当我说到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时候，我心目中所指的是哪些东西的话，就请将我这个做法当成是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点独断吧。我选择了自然经常赐予我们的组合型式，但它们并不是一致的。我之所以选择它们，不过是为了便于帮助我达到以后的目的，就是要把实用主义的特质描写出来。我们知道在历史上

“理智主义”与“感觉主义”这两个名词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是同义语。自然好象最容易将把一种唯心的和乐观的倾向与理智主义相互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经验主义者却又常常是唯物的；他们的乐观主义显然是有条件的而且是犹豫不定的。理性主义始终是一元论的。它从整体和一般概念出发，最重视事物的统一性。经验主义从局部出发，觉得整体是一种集聚，所以并不讳称自己是多元论的。理性主义总是觉得自己比经验主义更有宗教信仰。关于这个说法，说起来话很多，因此我只提一下。当理性主义者是个所谓重感情的人，而经验主义者是一个以不动感情而感到自豪的人的时候，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理性主义者经常是同意所谓意志自由的人而经验主义者一定可能是一个宿命论者——我所用的名词都是最广泛流行的。最后，理性主义者在断言时总带些武断性的气质而经验主义者可能比较采取怀疑的态度并且愿意开怀畅论。

我把这些特性分写成两栏，称做“柔性的”以及“刚性的”，这么一来，我觉得你们更容易认识我所指的这两种类型的心理结构。

柔性的	刚性的
理性主义的	经验主义的
(根据原则而行)	(根据事实而行)
理智主义的	感觉主义的
唯心主义的	唯物主义的
乐观主义的	悲观主义的
有宗教信仰的	没有宗教信仰的
意志自由论的	宿命论的
一元论的	多元论的
武断论的	怀疑论的

我所写的两列对比的混合物，是不是每一栏内部相互之间都存在着联系，都互相一贯，在这个问题上我马上就有许多话要说。此刻只说我刚才所表述的柔性的和刚性的人都的确存在也就够了。对每种类型，你们每个人大概都知道几个很明显的例子，而且知道两种类型里各种例子的人相互之间是如何看待对方的。他们相互之间互相轻视。每当他们个人的气质特别强的时候，他们的对抗性就会在各个时代中形成当时哲学空气的“部分。这种对抗性也形成了现在哲学空气的一部分。刚性的人认为柔性的人是感情主义者，是软弱的人；柔性的人觉得刚性的人不文雅，无情或残忍。他们相互之间的反应十分象波士顿旅行家走到克里普尔河的居民之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彼此都认为别人比自己低一等。这种轻视，一方面带着取乐的性质，另一方面却含有一点害怕的味道。

在哲学上，正象我已经坚持过的，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根本就象没有经过锻炼的波士顿人那样单纯，也很少有人象典型的洛矶山硬汉。我们中间大部分人都热切盼望两方面的好东西。事实的确是好的——给我们多多的事实吧，原则是好的——那就给我们多多的原则吧。从一个角度看，世界肯定是一，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世界肯定又是多。既是一又是多，那末我们就采纳一种多元的一元论吧。各种事物自然都是必然确定了的，但我们的意志也当然是自由的。一种意志自由的决定论，才是真正的哲学。不可否认，局部是恶的，但全体不能都是恶，因此，实践的悲观主义可以与形而上学的乐观主义互相结合起来，依此类推——普通非哲学专业的人从来不是一个过激主义者，从没有整理过他的哲学体系；他只是为了适应陆续产生的许多引诱而糊里糊涂地生活在可以过得去的这一个小范围里边或那一个小范围里边。

可是我们之中存在一部分人在哲学上并不只是一个外行

人，而且称得上是业余运动员，为了信条中有太多不一致和动摇的地方而感到苦恼。只要我们还继续把来自对立双方的不可调和的东西混合起来，那末，我们就不会有一个美好的、理智的良心。

我现在要谈起我所要讲的第一个真正的要点了。世界上从来不存在象现在这样有那么多倾向经验主义的人。人们也许会说，我们的小孩子几乎一生下来就有科学倾向。但是我们尊重事实，并不意味着将我们心中的宗教信仰取消。事实上，这种尊重事实的本身也是存在宗教信仰的。我们的科学意向是虔诚的。现在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假定他又是非专业的哲学爱好者，不愿象普通外行人那样弄些杂乱无章的体系，那末在这个上天保佑的 1906 年，他的处境怎么样呢，他要事实，科学，但他也需要一种宗教。既然他自己可以作为一个非专业的哲学爱好者但又不是一个哲学上的独立创造者，自然他去找在这方面他已经发现的专家和专门学者，请他们指导。在座的听众很多，可能大部分人都是这种非专业的哲学爱好者。

那末，你们感到哪种哲学更适合你们的需要呢？对于你们的目的来讲，你们感到经验主义的哲学宗教性不够，而宗教哲学又经验性不足。如果你求助于最注重事实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全部刚性计划正在进行，而“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正达到高峰。或者是有如洛矶山型刚性的赫克尔和他的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他的以太神以及他对你的上帝的嘲笑觉得他是“无实质的脊椎动物”也可以说是好象斯宾塞，把世界历史当作仅仅是物质与运动的再分配，把宗教由前门恭送出去——宗教确定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但它永远不能在庙宇中露面。

一百五十年来科学的进步好似意味着将物质的宇宙扩大，将人的重要性缩小了。最终人们所谓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的感觉的发达。人再也不是自然界的立法者而是吸收者了。自然界

是固定不变的，人一定要适应它。让人去记载真理——虽然它是没有人性的——并且服从真理！幻想的自发性以及勇气都不存在了，景象是唯物的甚至是令人伤感的。不同的理想都似乎是生理学上惰性的副产品了；高尚的都用低下的来解释，永远当成“没有什么，不过是”的情况来对待——没有什么不过是另外一种相当低下的东西罢了。总之，你得到一个唯物主义的宇宙，而在这宇宙中只有刚性的人才以为舒服而合他的脾气。

反之，你如果转向宗教那里去寻安慰，并请教柔性的哲学，你会发现哪些东西呢？

现在我们这辈子的宗教哲学，在我们说英语的人中间有两大派。一派是激进些，进取些；另一派却是慢慢退却的样子。宗教哲学激进派——我指的是平常所讲的英国黑格尔派的先验唯心主义，格林、凯尔德兄弟、包桑奎和罗伊斯等人的哲学。这派哲学大大地影响了比较好学的基督教牧师。这派哲学是泛神论的，在一般的基督教中这种哲学已经使传统的有神论失掉了它的锋芒。

然而有神论仍然存在着。它在武断的经院哲学中，有神论是渐渐地在退让着的直系子孙，至今还在天主教的神学院里严格地传授着。过去一直把它叫作苏格兰学派的哲学。这就是我所说的呈现着慢慢退却样子的哲学。一方面有黑格尔派和其他相信“绝对”的哲学家的侵害，另一方面又存在科学的进化论者以及不可知论者的侵害，使得这些赋予我们这种哲学的人：如马提诺、鲍恩教授以及莱德教授等觉得压力非常重。你能够讲这种哲学是公道的以及直率的，但在气质上它倒不是激进的；它是折衷的、调和的，它首先要找一个暂时的办法。它承认达尔文学说中的事实，承认大脑生理学的事实；但它并不是积极热情地对待这些事实。它缺乏那种胜利的进取的标帜，其直接的后果也就缺少了威信，但绝对论因为它的非常激进的论

调，所以存在着一定的威信。

你如果转向柔性的学派，你就必须在这两个体系之中选择一个。假如你是象我所想的那样热爱事实，你就会觉得界线那边的各种事物，都带有理性主义和理智主义的痕迹。你虽然逃避了伴随着非常流行的经验主义的唯物主义，但逃避的代价是失去了同生活中具体部分的接触。反而更接近于绝对论的哲学家却是处于这样一种抽象的高度，以致他们从来就不想从那儿走下来。无论他们指示给我们什么相反的事实，他们所说的那个绝对的心——也就是用思想去构成我们的宇宙的心——都能够创造出另外百万宇宙中的随便哪一个宇宙，正如它创造出当今这个宇宙一样。从绝对的心这个观念中，你推论不出任何单独的、实际的特殊的事物来。它与这世上实际存在的任何情况都相符合。有神论的上帝也是与这种观念差不多同样贫乏的一种原理。你想知道上帝的实际性质的所有迹象，你就一定要到他所创造的世界里去：他就是一劳永逸地创造出那种世界的那么一个上帝。因此有神论者所说的上帝是和“绝对”一样，生活在纯粹抽象的高峰之上。绝对论倒还有一定的开阔景象与一定的威势，一般的有神论则更没有滋味了；可是二者都一样是遥远而且空虚的。你需要的哲学是这样一种哲学：它不仅要能运用你的智慧的抽象能力，还要能与这有限人生的实际世界有某种肯定的联系。

你应该有一个结合两种东西的哲学体系，既要有对客观的科学的忠诚同时又愿意认真思考事实，简言之，就是适应和调和的精神；还要有对人类价值的古老的信心和随之产生的自发性，无论这种信心是具有宗教的风格还是具有浪漫主义的风格。这就是你的难题：你发现你所求得的结果的两部分不可避免地分开了。你觉得经验主义带有非人本主义以及非宗教的色彩；否则，你能感觉到理性主义的哲学，它确实可以自称为具

有宗教性质，但同具体的事实和快乐与痛苦，毫无实际接触。

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在生活中足够地接近哲学，能充分地体会到上述缺陷的意义；因此我要再费些时间来谈谈所有理性主义体系的不真实性，这种不真实性是笃信事实的人所不喜欢的。

一个学生一两年以前交给我一篇论文，我如果保存下来它的头两三百页就好了。那两三百页将我的观点解释得很明白，可惜现在不能读给你们听了。这位青年是某西方大学的毕业生。他在那篇论文的开头说，他总认为走进哲学教室后，就要同另一宇宙发生关系，这个宇宙和街上的那个宇宙根本一样。他说，人们觉得这两个宇宙是根本不存在什么关系的，对它们两个你无法同时都用心。那具体的个人经验的世界，即街市所属的世界，是意想不到的杂乱、纷繁、污浊、痛苦和烦扰。而哲学教授介绍的世界，是单纯、洁净和高尚的，没有实际生活的矛盾。它的建筑是古典式的，它的轮廓是用理性的原则勾画出的，它的不同的部分，是用逻辑的必然性相互粘合起来的，它所表现得最充分的是纯洁以及庄严。它是闪耀在山上的大理石庙宇。

事实上这种哲学还远不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说明，而只是附加在现实世界中的一个建筑物，它仅仅是一个古雅的圣殿，在里面理性主义者能够躲避起来，避开纯粹的事实表现出来的那种他所无法容忍的杂乱粗暴的性质。它不能解释具体的世界，它只是一种代替物、一种补救办法、一种逃避的方法。

它的气质——我在这里假如能够用这个术语的话——与具体事物中存在的气质根本上是格格不入的。高尚纯洁是理智主义哲学的特色。这种哲学能美妙地满足我们心中一种很强烈的欲望，即渴求在默想中有一个高尚纯洁对象。似是我十分郑重地请求你们放开眼界看看这个充满具体事实的大世界，认识一